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谷集卷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韓宗孝

山谷集卷十六

宋 黄庭堅 撰

序

洪氏四甥字序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户如士大夫葢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曰芻曰炎曰羽其友爲之易名往往不似經意舅黄庭堅爲發其

蘊而字之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於楚國萬物並
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衆邪夫士也不能自智其靈龜
好賢樂善以深其内則十朋之龜何由至哉故朋之字
曰龜父飛黄騄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場
苗褰騄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美也能
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
字曰駒父火炎高丘㫰石共盡和氏之璞玉者之器温
潤而澤晏然於焚如之時蓋火不炎無以知玉事不難

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玉父鴻雲飛而野啄去來不繆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爲儀非夫好高之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懦夫激昻者何足以論鴻之志哉故羽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閒過樂閒過然後執書册而見古人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真遠哉

晁氏四子字序

物無不致養而後成器況心者不器之器乎其耳目與人同而至於窮神知化則所養可知矣觀頤自求口實内外盡矣合者行之不合者思之思者作聖人之具也舜何人哉故字端順曰聖思察表者思影不知左者求諸右以其所願乎君以撫民知臨者也知臨者可以端委而聽民矣盛車服而載之士民之上徒貴之而已乎教不倦而思無疆也故字端臨曰教思波流袞袞萬物

並馳其不隨者匪金石歟彼徒自重而猶若是况物不能遷者乎昔之知常者能人能天能明能昏更萬變而獨存故字端常曰永思有本之水其志於海也蚤夜以之是以學聖者貴敏行易之晉也亨乎大明萬物效之形名非以其健行故邪君子崇德以競時樂思無期忘其髮之化而維好德之思故字端晉曰敏思

陳氏五子字序

陳氏五男子制名以五行之物始於天一生水而止於

金蓋因天道起於北方而成歲之序曰崇居中孚宜又以智仁禮信義媲夫而字之豫章黃庭堅曰君子之名子也以德命爲義於此合矣故爲具其說易大傳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周萬物而不遺智之德也欲極高明故智言崇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仁固人之安宅人有不願居安宅而中路以託宿者乎君子居天下之廣居體仁而已矣故仁言居周官曰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

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蓋天產精神也陰德心術也精神運而心術形焉無過不及而一要於中者禮之節文也故禮言中易曰中孚信及豚魚孚者信之心化也信不素顯同室致疑及其孚也異物敦化故信言孚禮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皆稱願焉曰有子如此可謂孝矣仁者仁此者也宜者宜此者也蓋義者萬物之制也君子務本時措萬物之宜而已矣故義言宜雖然之五物者故參相得也播五行於四時其治不同同

歸於成歲仁義禮智信雖所從言之異要於內視反聽克己以歸於君子而已矣今夫水上下與天地流通周乎萬物智也天下之至柔仁也馳騁天下之至剛義也無心於遲速盈科而後進信也善下百谷故能為百谷王禮也今夫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曲直皆遂焉木之理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金之決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火之政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水之事也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士之守也明此二端三者得矣一則五五則一也然欲求深則去本遠用意過當則善失真吾生也有涯用以隨無涯之知智之蔽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仁之過也嫂溺不援禮之棄也父攘羊而子證之信之賊也避凡離母而居於陵義之罪人也故太高則不情太下則易溺君子所以亹亹焉為夫節會肯綮又如此也天下之道術未有無當於五物待是而後立者其惟好學乎

訓四從子字序

楩柟豫章之樸斲琱以爲器其本質美維匠之師字元明之息樸曰匠師一人基德三人受禄常棣秀於同枝燕凡弟之思字覺民之息棣曰思燕狂狷可以語極與仁同質其歸無咎近天子之光字天民之息極曰無咎札去千乘之國仁滿天下仲尼嘉之書延陵季子字知命之息札曰季子

陳師道字序

師道陳氏懷璧連城字曰無已我琢為萬乘之器維求王明我則無師道則是我其師道者印水而為波高明一路入自聖門觀已無已而我尚何存入以萬物寂寥法窟伏與用其律其入無底其出無窮是謂要妙噫來陳子在汝後之人則不我敢知我觀萬世未有困於毋而食於舅嬪息巢於外舅無以昏晝文章滿腹士之號窮屋瓦無壯造物者報而天無壁以為牖不病其傾維有德者能之病其傾一作傾

文安國字序

恒水文安國悅虎豹之文方雕其毛而澤於南山之霧雨將以希時文之思致身為萬乘之器黄子字之曰子家而告之曰學若是也不及質盍嘗與言其本雖物不同量吾不心化而欲奏族庖之刀是螳蜋用其才者也事是君為容悅安社稷以為悅揭日月而求之四方其去道遠矣至於以詩禮發冡疲於世故之追胥而反於家人藏器於戶牖收息至踵則萬物皆投戈而受命矣

一人失家不免鄉曲笑天下失家恬以爲當然吾欲莊
語恐以此得罪困於石據于蒺蔾與不同量者爲有方
者也虎兕出於柙龜玉毀于櫝中與不同量者爲無方
者也此兩者同出於安而危之始也女巧組繡雖若雲
漢衆雌而無雄者也故莫若歸求其本質之柔者能有
所不爲則剛氣之弱者不從於無益則强知柔之剛者
觀水知弱之强者觀弓弛以此嚮道六通四闢而安樂
以天下爲無畛之域予之家也又安用建鼓而求之詩

云予室翹翹予尾翛翛風雨所漂搖未聞道之心照物不徹隨流而善堙不倚則不立世故憂患之風雨能傾動人吾子勉之矣

趙安時字序

合肥趙安時學士大夫也其質甚美黄庭堅謂之少莊以尊其名且告之曰莊周昔之體醇白而家萬物者也時命繆逆故熙然與造物者游此其於禮義君臣之際皁白甚明顧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以域進退故築其

垣而封之於聖智之外彼曹何足與談大方之家嘗試相與言其土梗五石之瓠浮江湖以相適我殖擁腫之樗謝斧斤之不若感栗林之戮而不庭者三月寧貸栗於縣令而畏楚國相可謂知己矣知迹之不可以得履知斲輪之妙於手其學也觀古人之不可傳可謂知言矣觀本於濠上之魚絕意於郢人之斤知死生不入虞氏之心魯國之儒者一人可謂知人矣知新生之犢之無求凡亡之不喪其存柙干越之劒而不試游發硎之

刃而不見全牛棄智於垂涎之蟻得計於伏涔之魚可謂知天矣雖然吾又未嘗言其莊語也少莊自滌雪於塵滓之中蟬蛻於俗學之市而權輿於君子之方必不能規市人之屐迹而責三倍之贏故吾直告以大道之一忽少莊四顧徘徊則萬壑吐緒矣逮其旁皇四達必能因莊生之所言知其所未嘗言者

國經字序

余弟安世之子墹曰國經其友字之曰敦常經則常也

於義無所發明為更其字曰端本而説之曰天玄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古者為屋無不面南冬夏無不得宜織者正機則經南北矣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九涂九軌葢取諸此經者所以立本緯者所以成文也忠信以為經義理以為緯則成文章矣易大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字經曰端本古之善學者取之左右逢其原立於本故也

張光祖光嗣字序

張公載之二孫其仲曰光祖其季曰光嗣皆好文學其季與山谷游事賢而友仁可好也其仲因季而與山谷通書而問字於山谷山谷曰古者公子公孫能世其家者以王父字為氏今公載之二孫皆賢故以其王父字別之字光祖曰載熙字光嗣曰載暉又為之彰其說古之人以為行其所知則光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夫其行義可以追配前人光祖之謂也其功烈可以遺其子孫光嗣之謂也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熙亦光

明目夫能廣其光明惟學而已易曰君子之光有暉吉夫充實而無憾則其光有暉矣故字之如此念祖不熙則責之學遺後無暉則責之行予以强學力行責二子他日不使予為不知言可也

周渤字序

輒奉字曰惟深頗與名相稱滄溟渤澥所以能無不容唯其深而已傳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徳人之事業也彼得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惟其淺而已㓜

堂之上覆杯水焉置杯則膠矣未嘗鉤致已之深遠安能通天下之志哉古之人能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無他焉盡已之學而已

楊槩字序

清江楊槩問字於黃子黃子字之宰平而語之曰槩無列於五量五量待是而後平聖人之作百工也生平於衡而五量受法焉五量官入不能自平則命槩爲之師槩國器也是宰天下之平與物交而懐市道以相傾人

情不能無然也由倫合而受之至於禹不能計取與之家皆責羸焉彼安能以不欺維繫也中立而無私天下歸心焉非以其無心故耶今夫學至於無心而近道矣得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故耶曰然則願聞性命之説黄子曰今孺子總髮而服大人之冠執經談性命猶河漢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説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吾子欲有學則自俎豆鐘鼓宫室而學之灑掃應對進退而行之曰是可以學經乎曰

吾子強學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璽之又可印也韓非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家奮私智而講無諂之書幾何其不為燕說吾久不喜作書生語因楊君聊復談故并書之

訓郭氏三子名字序

郭英發見其三子而乞名余名之曰基皇埜而英發請其說告之曰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累土為基而功不已增臺崇成忠信者事之基也有忠信以為基而

齊之以好問强學何所不至哉書曰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故名曰基字以堂父梁有疑獄國中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王亦疑聘陶朱公而問焉朱公對曰臣有二璧其徑相若也其色澤相若也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若而價倍何也朱公對曰其一則而視之厚兼寸是以其價千金王曰善哉賞疑則從予罰疑則從去也夫物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未之有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孟子曰仁

人之安宅也故名曰屋宇以宅父日月之行微矣積而成萬年于不可紀惟其不已也昔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操蛇之神懼其不已也謁之於帝帝為遷之於朔東雍南夫不已者神所畏也淮南子曰浮空一坐體具衆微衆微從之成一拳石積叱以往巋然成山故名曰坐字以山父又祝之曰洛爾堂父忠信惟汝既基而堂奄觀百堵洛爾宅父薄不可狃仁以為宅安往不屋洛爾山父一塵為初學而不已泰華為徒惟爾英發務殖

三德爾子似之不稼何穡厲夜生子求火燭之恐其似已尚三復之

錢培字序

歷陽錢總過其家庭而受大夫公之命曰吾世不縶黍稷粢嘉是集於汝躬汝力學慎行日篤不迷以對我宗祊今命汝曰培其夙夜承之其義葢取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所以寵嘉而勸之耳培稽首奉名而問字於豫章黄庭堅字之曰茂世而說之曰培者

深根固蔕而枝葉遂焉故美實載於崇成之時忠信以為地孝友以立苗夙夜匪懈以致其人功求其友聲以深其雨露實方實皁實堅實好以見其有秋也螽斯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以見其後嗣之多賢而忠厚似汝也水盈科而進故朝宗于海日月之行微故踐四時而成歲書曰茂哉草木茂也達其亹亹焉果能此道矣遂有世家其誰曰不然

唐節字序

唐節字守之曹公子臧曰聖達節其次守節其下不失節雖不能聖敢失守乎當公子負芻之時諸侯欲去負芻而立子臧子臧曰為君非吾節也去而奔宋既定曹君也自宋復歸於曹盡致其邑而野處作人若子臧可以無憾矣

田益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田子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庭堅曰夫友直者三

言之長也千夫之諾不如一士之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且不貸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石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終於直者有直而似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直而終於直者也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此直而似於曲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曲而盜名直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顧其二端不可為吾子擇之益友常以是

觀之

黄育字序

會稽黄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黄田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也故復以昆弟合宗渥之言曰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今隷字形同類為名唯渥求之得今顧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歿以諡易名易名之實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名之義有宗也有勸也其治當其身今曰懋達以配育

名則宜夫草木之茂亹亹以勸四時及其日至而立於成功之會非深根固蔕得其養故耶彼達於道者不可以窮故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終始以今不出閭巷之智望之相去遠矣然孟子以謂聖人與我同類者何耶今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太倉同類人之聞之也見而爭慮清氣平則聞命矣蓋長育以達其才故也穀之育苗也達於粱盛水之育源也達於海君子之聞道也達於天地之大蓋聞道者必明於權銖兩低昂與道翺翔

稱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已由是觀之病于夏畦曾子難之未同而言仲由不知君子以直養氣而已氣者萬物受命而效形名者也懋達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羅中彦字序

延平羅中彦問字於予予字之曰茂衡茂衡曰願遂教之黄庭堅曰道之在天地之間無有方所萬物受命焉因謂之中衡稱物低昻一世波流洶洶憒憒我無事焉

叩之即與爲賔主恬淡平愉宴處而行四時死生之類
皆得宜當是非中德也歟惟道之極小大不可名無中
無徼以其爲萬物之宰强謂之中知無中之中斯近道
矣精金躍於鑪曰我且必爲莫耶其成果莫耶矣人也
破世俗之糾纏自躍於造化之鑪曰我且必聞道化工
於我何有焉鑪錘之柄安能禦之哉茂衡曰今之言道
者奚獨不然曰以聖學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
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不知其他

侍其鑑字序

侍其純夫之孫曰鑑骨秀而氣清應對機警純夫謂涪翁曰凡孫老夫婦甚愛之幸為我與之字他日使知學問涪翁字之曰彌明而説之曰物材美火齊得然後成鑑鑑明則塵垢不止明雖鑑之本性不以藥石磨礱則不能見其面目矣况於下照重淵之深上承日月之境者乎學者之心似鑑求師取友似藥石得師友則心鑑明矣求天下之師取天下之友則彌明矣

元勛字序

河南元氏世典名教仕不得軌一作執其宗盟不一作蔑著大儒之效生子嗜學榖有彬鶴游于鷟昂昂不羣乃翁祝之曰其受命于先君子闢楊墨以昌斯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而號之曰勛則問字於太史氏太史氏曰懐道者不爭贏寶若龜玉進道者不覿歲行若日月有居成功之心則不違自智而教不能則不違故三釁三沐之而字之曰不伐昔在伯禹荒度土功九河三江四海

會同七年三過其門風雨櫛沐敀呱弗子民乃粒食而不伐不矜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暖姝以一閒爲足河伯以秋水自多是其弗忍弗容惟未嘗聞伯禹之風不伐曰若先生之言嚮也誠有之今則謝之矣請誦斯言歿而後已

宗室子渢子沆字序

宗室子渢子沆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渢者風與水相遭不期於文而成文者也君子之文若是故字子

渢曰長文沆者天地清明之氣及物而成澤者也君子之澤若是故字子沆曰彥澤長文彥澤故東平侯景璽之子景璽學問琢磨能下師友雖風旨動於眉宇左右趨之而折節由禮類臞儒寒士視其富貴無以自多知尊於萬物者在此不在彼也長文彥澤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之美故因字而告之尚其能似之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皐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

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己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為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

休若舞一作怨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胄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䡖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于篇首觀宗元

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
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
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
則附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觀宗元詩
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畢憲父詩集序

河南畢公憲父以事功知名治郡甚得民所去民思之
然不知其能詩也憲父没後其子平仲得其平生詩若

干篇以示豫章黄庭堅且曰爲我序其先後之次庭堅持歸讀之三日夜漏常下三十刻所乃盡得其所謂因以郡縣爲類少壯耆艾爲次秩序爲三卷歸使藏其家而告之曰凡公自以爲不逮其意故不嘗多以示人也者庭堅實始以吏事至於廬陵奉簿領上府比他吏屢得燕見聽説條理貫穿六藝百家下至安成虞初之記射匿候歲種魚相鷙之篇鼻嚏耳鳴之占葝名鬼物之書無不口講指畫使疑者氷開虛心者滿懷歸而未嘗

不數也今觀公詩如聞答問之聲如見待問之來按其筆語皆有所從來不虛道非博極羣書者不能讀之昭然公世家吏治與所藴崇不爲人知庭堅既作銘詩刻之下宫又論其學問如此載之家集

王定國文集序

元城王定國灑落有遠韻才器度越等夷自其少時所與游盡丈人行或其大父時客也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爲文章初不自貴

珍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坐大臣子不慎交
游奪官流落嶺南更折節自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
示意得其作詩及他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規摹遠
大必有為而後作欲以長雄一世雖未盡如意要不隨
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定國富於春秋崎嶇嶺海
去國萬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濱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
責輕未有以報君為言鬱然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
其志未易為俗人道之王良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

里矣恐觀者以為定國之所以垂世傳後者如是而已故為序見之定國名鞏文正公之孫懿敏公之子癸亥八月壬辰序

小山集序

晏叔原臨淄公之暮子也磊隗權奇疎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沈於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以沾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槃

跚斆窣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爲有臨淄之風爾罕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絶人愛叔原者皆慍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饑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癡也乃共以

爲然雖若此至其樂府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犂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雖然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購千金家求善本曰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哉

陳公廙説病詩序

熙寧丁已五月河北路轉運副使尚書金曹陳公知儉公廙出按部大河左並海而還衝暑飲冷愛護小失宜而得赤目疾其初可以調御膳飲時節起居而無疾也創之欲蚤愈故中更兩醫而例無善狀其治劑皆大寒蒙翳左目幾廢司明之官而已迺痞盡逐諸醫屏去湯熨之齊還藥其本盖十數日而後平因説身疾爲人破迷列爲十章邪經旁行至於大道司南既正四方晏然

歷階升堂親履實地不立正位寂寥無依此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形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也

龐安常傷寒論後序

龐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為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為氣任俠鬬鷄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為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疾已也君脫然不受

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絶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黄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葛洪所綜緝百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黄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揮每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之宜珍膳美饘時節其饑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已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

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遊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不可縷數他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則思過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爲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

諾為之故虛右以待

道臻師畫墨竹序

墨竹出於近世不知其所師承初吳道子作畫超其師楊惠之於山川崖谷遠近形勢虎豹蛇龍至於蟲蛾草木之四時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之神物軍陳戰鬬斬馘犇北之象運筆作巻不加丹青已極形似故世之精識博物之士多藏吳生墨本至俗子乃衒丹青耳意墨竹之師近出於此往時天章閣待制燕肅始作生竹

超然免於流俗近世集賢校理文同遂能極其變態其筆墨之運疑鬼神也韓退之論張長史喜草書不治他技所遇於世存亡得喪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發於書所觀於物千變萬化可喜可愕必寓於書故張之書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與可之於竹殆猶張之於書也嘉州石洞講師道臻刻意尚行欲自振於溷濁之波故以墨竹自名然臻過與可之門而不入其室何也夫吳生之超其師得之於心也故無不妙張長史之

不治他技用智不分也故能入於神大心能不牽於外物則其天守全萬物森然出於一鏡豈待含墨吮筆槃薄而後為之哉故余謂臻欲得妙於筆當得妙於心臻問心之妙而余不能言有師範道人出於成都六祖臻可持此往問之

翠巖真禪師語録序

石霜山中有三角虎孤游獨坐萬木生風至於千里無人草深一丈有一人料其頭而得道是為黄龍慧南有

一人履其尾而得道是為翠巖可真南之子孫江西湖南若揭日月而真得子晚所乳之子是為溈山道人慕喆林棲谷隱堅密深靜霜露果熟諸聖推出枯木朽株雲行雨施然後翠巖之道光明蓋翠巖之入石霜適遭一吼凡聖情盡參承咨決徹佛徹祖行住坐臥亙古亙今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千聖三賢當路亦須草偃風行四方八面俱來無不投戈散地金章玉句具在可知然明月夜光多逢按劒陽春白

雪難爲賞音𨿽黄龍罷參之客必遣之曰百鍊真金直須入翠巖鑪鞴今坐鎮諸方龍吟虎嘯者無不稱翠巖室中之句以接大根器凡夫而叢林號爲真點胸者葢同門數老𨿽目視耽耽文采炳煥似從慈明法窟中來實不解石霜上樹之機耳各夢同牀不妨殊調冷灰爆豆聊爲解嘲云耳

雲居祐禪師語録序

佛言我於一切法無執報得常光一尋身真金色乃至

三十二天人相八十種隨形好一一皆對妙因固知釋迦老子不會祖師禪今有人灰頭土面而種種光明遍照卑濕重遲而進道猛利超過百萬阿僧祇劫哆哆啝啝而法音如雷如霆慧辯如雲如雨跛跛挈挈而十二時中遍往十方國土調伏衆生如來油花脫子全無用處不可是超佛知見倒用如來印也此語若傳山北山南必且懷疑起諍若問是誰但向道是雲居祐老子若有人問言句內識此老子言句外識此老子不可道不

即言句不離言句對諸方說如來禪也我觀此老子雖不設陷虎之機大空升堂小空入室雖不結羨魚之網烏鵲還巢龍蛇避宅子湖狗口裏剩得手祕魔巖乂下有出身路所以鏡有山鬼之形妙於不見骨衘波旬之鏃本自無瘡若人信得及萬株杉裏方藏影若信不及五老峯前又出頭此老子是無為無事人何須鄙夫百千偈讚諸人還會麼巨鼇莫戴三山去吾欲蓬萊頂上行

大溈喆禪師語録序

喆禪師烹佛祖鑪鞴鍛十地鉗椎坐大溈山孤峯萬仞倒用魔王之印追大軍於藕絲孔中全提金翅之威取毒龍於生死海底撃毒塗鼓死却偷心傳法頓蛇命與雪山藥吐却室中家語野狐涎若相如之璧無瑕不但二十五城十方一契盡爲祖業驢負麟角羊蒙虎皮來者崢嶸皆納敗闕向溈山去者合如是去從溈山來者吾則有以驗之昔石霜山中生二虎其一爲黄蘗南其

一為翠巖真黃蘗之虎乳數子皆哮吼一方弭伏百獸而翠巖之虎生一夔是為喆禪師余不能盡贊其道而以印於余心者書之溈山語録之後後世僧中有董狐深知正法眼藏之樞紐能持直筆使雅頌各得其所必將有取於斯文

翠巖悅禪師語録後序

翠巖悅禪師者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撈漉方知鐵石霜崖强弓劈箭不受然燈記自提三印正宗假

今古佛出須下一椎定當前則㵒惠南老子出㵐潭死水而印慈明後則勸祖心禪師撥大愚寒灰而見黄蘖看儂兩著雖天下碁客受先破此一塵與四海禪宗點眼有懷疑者是不肯山谷道人擬欲全提且救取無為居士

福州西禪暹老語録序

佛以無文之印密付摩訶迦葉二十八傳而至中夏初無文字言說可傳可說真佛子者即付即受必有符證

印空同文於其契會雖達磨面壁九年實爲二祖鑄印若其根器不爾雖親見德山棒如雨點付與臨濟天下雷行此印陸沉終不傳也今其徒所傳文字典要號爲一四天下品盡世間竹帛不能載也葢亦如蟲蝕木賓主相當偶成文爾若以爲不然者今有具世間智得文字通者自可閉戸無師讀書十年刻菩提印而自佩之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怡山遲老初寄瓶鉢於古田時人不識也曾福州子固拔於

裯人之中授以西禪而道俗皆與之團蒲曲几於今十二年矣暹之徒淨圓以其言句求予爲序引予問淨照禪師以爲其人有道心知子莫若父也聞予此言必不驚也至於錄開堂升座之語以續祖燈則其門人之志也

李大耕大獵字序

東川李任道名其二子曰大耕大獵任道務學之良師求益者之畏友也以道耕而困無積粟以德獵而庭無

縣肉故用揚子雲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者為之字任道之命其子不在於富貴顯而在於道德可謂父父矣浯翁字大耕曰無怠大獵曰無待而說之曰洛爾無怠惟日行其所聞如恐不及洛爾無待不可道於人之前者身弗行也然後可謂子子矣

宋完字序

棘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囂嚣董然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入聞先

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唯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嚚又何難哉古之言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搢紳先生于今尊之夫志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總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矣而況市井之嚚曲巷之好頻頻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

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不遹求豈有執戈而禦之者乎

刻杜子美巴蜀詩序

自予謫居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復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見錄錄不能辦事以故未嘗發於口丹稜楊素翁挐扁舟蹴犍為略陵雲下郁鄢訪余於戎州聞之欣然請攻堅石摹善工約以丹稜之麥三食新而畢作

堂以字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書遺之此西州之
盛事亦使來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

山谷集卷十六

山谷集卷十七

宋 黄庭堅 撰

記

仁宗皇帝御書記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少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上天德

純粹無聲色畋游之好平居時御筆墨尤喜飛白書一書之成左右扶侍爭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召伯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霣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耶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

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修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祕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昧冒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

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黄庭堅謹按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説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説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説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

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以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凡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為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

可無信也其初葢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為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為吏惕日玩歲及為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為縣吏治儋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宮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余損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隷崇陽求專達於武昌故熈寜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為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登子漸為令為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民則致力於學宮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叏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由是閲數令方貸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庢庸之

奇以為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趨如令則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頗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衆墮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君輿耆艾有德而明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於羣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耒耜而挾書棄惰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

夙夜於其家者知貴老出入於其鄉者知尚齒於市於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者老益學之功耶繼鄒君者臨川吴君履中與權吴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吴君公事退則來燕於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凡宫室不

能風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於是通城之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性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臧德放貧為濫強有力者嚚柔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為之請焉予謂鄒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寡見者之教也

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暖暖姝姝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予者故

不書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具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而其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蓄而成夏落具實而枯具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於

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榮陽魯侯仲修仁宗時御史中丞魯公家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為閭中太守知學問為治民之源知恭儉為勸學之路先本後末左經而右律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

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講問闕遺沈沈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魯侯甚愛之問名於江南黃棊棊曰若魯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叙說以告後人後作賦詩以為魯侯壽故並記之

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爲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會民習懞忮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囊橐其間不事本業其淫俗猶班班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爲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嘗不與焉故其民空匱憔悴甚於他州我聖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耕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益其地瘠

瘠鹵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為州在國北門堅壁重兵樓櫓險壯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魯侯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于田士興于學廼遑暇於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水藍昌言仲謨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巾履徜徉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

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况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垤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諂笑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耻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

有以信之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勸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饑石壁間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勤其事又使來者得覽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春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黄庭堅名之曰賢樂具義益以謂去前日之上庳下陋壓

濛蛛絲隅角鼯鼪鼠之宅而為今日之軒楹高明戶牖通達便齋曲房兩宜寒暑并陰高槐風聽脩竹賓僚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為賢者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為記黃庭堅曰魏都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關決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無事内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幾於不勝聽也加以外夷賓客之道濁河隄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府號為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

晝為吏牘所埋沒不得出氣雖親戚慶吊人情所不能休者有不暇顧省至其解官去而後已今春卿辦了公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斯堂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終無已者也我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為來者之勸也春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姦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

天材絶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為得失顧計者也

忠州復古記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為臨州後周以為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為忠州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為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喜事者以四公

俱賢圖象爲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致仕贈右僕射下邽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忠民常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紹聖二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闢之聖塗下車問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故聖塗爲州拊養柔良知其飽饑鉏治姦猾幾於傷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賕

舞文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即以智籠小縣吏羣訴於部使者聖涂不為變且歎曰白頭老翁安能録録畏吏苛民耶亦會部使者察其為姦而聖涂治郡政成時休車騎野次咨問故老訪四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葢士安即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為稍遷故為郡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寺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

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攷於詩復其舊貫種荔支數百株移木蓮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爲三峽名郡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爲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鰥寡之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於今爲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總總然常憂瘴癘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遺事蕪没欲盡聖涂齊人也葢不能巴峽之風

土又其擊強撥煩材有餘地而晚暮為遠郡守迺能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鬱然如元和己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為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為之記

吉州盧陵縣令題名記

昔皇甫湜持正言盧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里縣當刺史理所令日兩趨衙退則抵承錄判將校事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於今戶籍號稱七萬刺史府官屬與

昔時皆不同所以病令使政難工者猶不盡除故前
令稱治者常少按求版籍由太平興國改元而上無傳
焉由馬逵下訖李景元三十有七人歲月官資以能右
選格應入遠罷不以理或以故去皆可歟識今令陳適
用汝器始辦刻石以圖永久維三十七人其政之媺惡
則遺民老吏之言猶在去而顯於朝其能否則載於士
大夫蓋不必書適用資直方行事如破竹不能為人下
其擊代人不避豪貴其為政老姦吏縛不能展手其妝

民善去貶羣者其簿籍如謹細書生所抄書予欲考焉君以來政事與適用度長比短差其功最使并刻之而未暇以廬陵之難爲令而稱治其才可知已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黔江縣治所蓋楚開黔中郡時哥羅蠻聚落也於今爲縣二鄉七里戸千有二百其秋賦雇庸不登三十萬錢以地產役於公者八千有五其義軍二千九百招諭夷自將其衆者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質野畏事大畧

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跳梁不爲用決訟失其情或虜畧以償直暗則小智者亦溷疆畔而爲欺懦則細黠吏亦能用其柄市㱿牘以百計市蜂蠟以千計則夷以長吏爲侮寛則以利啗胥徒而苟免猛則鳥獸駭而走箐中矣至今得其人櫛垢爬癢民以按堵而異時居爲難治吾不知其說也膠西逢興文爲黔州軍事判官會王君任以憂去二年不除代有司以興文攝令遂以治聲聞蓋其人練達吏道故不以假攝爲一

切之政老於憂患故雖攝事彌年而不倦事事舉以詔

改秋將去如始至府庫簿書如墉如櫛不鄙夷其民子

弟教之故其政無六疾而夷夏安之縣舊無題名記興

文慇其太陋求之故府與其老吏乃自熙寧庚戌得趙

君洙以來十人刻石以為後觀而屬余記之子産曰抑

人有言曰蕞爾國夫有社稷民人王事均也豈可忽哉

興文之舉於是合矣後之人有此六疾而求治吾不知也

無此六疾而邑不治吾則不信也故悉書之以告來者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晉陵邵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者無不欣欣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蒔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為亭命曰瑞芝犇走來謁記於豫章黄庭堅黄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黄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黒芝生常山

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氷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于民間勵精萬事事無過舉然廟享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

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怪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没則烝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麒麟鳳在郊梧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北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

文也耶昔黄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鶡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為皇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畧有餘而微信奇恠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為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弘農太守驛道多虎崤澠不通昆為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為光祿勲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

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禄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徼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葢有屈軼指佞蓂莢紀歷嶰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世之有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燄而取之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政於民㦬怛

而無倦既使盡力於田復使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刻之

河陽揚清亭記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慶歷中著作郎知縣事觧于亨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為父老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園曰聯芳架閣於其沼曰

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才四十年來者不嗣垝垣汙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月宣德郎知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膚敏不深鞭罰而政和乃浚治開囿陸藝桃李水植菱藕稍繕故址作亭用其名曰揚清名因其舊不揜前人之善也土木之功不若前人愛民力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文於予予為作詩詩曰

邑有社稷古千户侯吏不自喜以歲月偷高侯為邦民不吏賕吏姦輒得有距有鉤去其螟蟘麥禾既秋與民

憂之與民樂之安我燕居民勸作之匪我自逸前人度之草木茂止梟雁于水賓贊士子于食酒醴男耕不避女桑孔時高侯宴喜去其思之

東郭居士南園記

以道觀分於蕲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蓽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汙行以辭祿而友朋見絶自聾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況其遠者乎東郭居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游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不偶儁而

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慍退而伏於田里與野老詠幽風謀乘屋不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欲既乃蘧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雖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而輝光發於草木於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居類市隱也搃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矣據羣山之會作亭曰翠光逼而視之土石磊砢繚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

與黼黻文章同觀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甘心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鮑明遠詩所謂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者也蟬蛻於市朝之溷濁翳心亨之葉而乾没之輩不能窺是臞儒之僊意也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陰符則吾未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

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亡者莎鷄之羽遂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攖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東郭聞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為子家揖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懟我不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劃之南園之石他日御以如皐雖不獲雉尚其一笑哉予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夫於是乎書東郭之

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記者豫章黄庭堅

大雅堂記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

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

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氷釋於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鐘鼓管弦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閒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閒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閒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

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二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適然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閒者乎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卹饑問寒以拊孤折券棄責以拊貧冠婚喪葬以拊宗補耕助斂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

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為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他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為之哉雖然歌舞詭聞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

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裒淵明之菊霞可以無愧矣

山谷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谷集卷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方凌翰

欽定四庫全書

山谷集卷十八

宋　黄庭堅　撰

記十四首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元豐三年夏四月提點寺務司言大相國寺星居院六十區院或有屋數楹接棟寄閻市井犬牙庖煙相及風火不虞請合東西序為僧舍八區以其六為律院以其

二為禪坊詔可之賜祠部度僧牒一百給其費其六年秋七月落成賜兩禪院名其東曰慧林其西曰智海尚書禮部言淨因院僧道臻奉詔選舉可住持慧林智海院者今選於四方得蘇州瑞光院僧宗本江州東林寺僧常總詔所在給裝錢上道聽乘驛於是常總自陳老病山野不能奉詔禮部以聞詔勿奪其志總公天下大禪師門人常數百或千人方京師虛慧林智海以擇士禪林之子弟皆願其師得之及總公不出出而道俗傾

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為西用又將棄東林而追之於
窮山凡可以安總公者皆盡心力為之于是能者致力
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辯者勸施數年之間為夏屋千楹
其廢興則自有記最後度為轉輪蓮華經藏屋未及成
而遣其徒永邦來乞予記予見邦之為藏經其物材無
苦調護墨工是正板籍積書如山盡歷邦手如數一二
予以謂能成總公所商度無疑也予問邦夫用力則外
爂而不來用智則物猜而不應不用智與力物歸之無

極此其故何哉邦之言曰蓮華藏世界海非人非天虎嘯於陘震風薄木龍鳴于川大雲垂地若有召之者而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道芒乎昧乎物故萃乎子應之曰如總公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直其妙處然而來者芸芸豈真知之者耶子勉之藏成予為若作記元祐六年某月既没總公之世而經櫝猶在寓舍及其門人思度時邦與後來主事者枘鑿有不合因謝去久之度來告曰輪轉藏及藏殿今有六乞士發心猛烈

殆將化成惟藏經者邦有勛焉而先師之手擇也願終先師之志竭蹶成之黄庭堅曰夫總公盛時化蟻穴蜂房為蘭若百區何其易也比其晚節末路經營一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行百里者半五十者乎抑𠢑而有者其成壞自有數當成於度之世者雖總公亦不得𠢑而有之耶古之得道者閲世或餘百年而棲遲蓽門之下雖有大檀越不聽增一草葢知三界一切法衆生諸煩惱即是道場堅

固法在此不在彼耶

南康軍開先禪院修造記

廬山開先華藏禪院江南李氏中主所作也初中主年十五先主秉楊氏國柄鎮金陵留中主與宋齊丘參廣陵政事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之意喜物外之名問舍於五老峯下欲蟬蛻冠冕之間鳳鳴林丘之表有野夫獻地焉山之勝絶處也萬金買之以為書堂時方多故未暇會先主開國身任世子稍駸駸于富貴然語其舊

僚未嘗一日忘廬山也其後中主嗣國數年乃即書堂為僧舍益方其富盛時傾國服為之亦推野夫獻地為已有國之祥故名曰開先以了山道人紹宗主之所謂拾枯松煮瀑布者也及中主作洪都益嘗弭節雍容故榻與畫像存焉太平興國二年又賜名曰開先華藏然其主僧率以行義耆老至善暹時乃有衆數百人所謂海上橫行暹道者也於是開先始為禪林矣由宗十四傳而今行瑛出焉自瑛之前有道行或不屑屑于世務

有幹局者或義不足以感人故其補敝支傾僅僅有之
不足言瑛得道于東林常總其材䆶能立事任人役物
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初苦痰癖屢求去而不
可卧病坊者餘三年乃作意一新之惟表章李氏時佛
屋一區以其壯大簡古留為後觀後人所作僧堂一區
亦高深安隱視佛屋兄弟也故不暇闢先之屋無慮四
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方
來之衆與其勤舊雖千人宴坐經行冬夏無不得其所

顧賔客之有事於四方者雖數百人夜半而過門無不得其所求葢廬山開先棲賢歸宗圓通四禪院飯游客常居飯僧之半而瑛以其餘與遣化於四方之所入與舊起廢其成功也難故其落成也乞記於豫章黄庭堅庭堅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篾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毁中民百家之産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

燕居而玉食所在常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可不忌耶瑛曰然有是也令法王真子為世界主佛毋淨聖同轉道樞泰山之雲雨天下河海潤極千里何憂魔事耶雖然廣明之盜三災彌綸一切共業影響豈特末法比丘之罪耶會昌之詔吾又有以訂之其說不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夫毘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别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

經卷等量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雖然妙莊嚴供實非我事我於開先似若夙負成功不毀夫子强為我記之我住此山十有二年隨緣所作窮於是矣我將採時新之菓憩折脚木牀以待夫子解腰而共飯黄庭堅曰此上人者葢類如來藏中之説客菩提場中之游俠邪欲作記者亦窮於是因自書使刻之

洪州分寧縣雲巖禪院經藏記

江西多古尊宿道場居洪州境内者以百數而洪州境内禪席居分寧縣者以十數二十年來住持者非其人十室而八也其有户籍而單丁住持上官租者十室而五也分寧縣中唯雲巖院供十方僧山谷道人自為童兒時數之未嘗得人其號十方名存而實亡矣元祐末山谷以憂居里中有玉山僧法清尸此禪席而十方僧往來不得展鉢託宿清閑山谷嘗道雲巖初無藏經慨然欲辦此緣其人才智足以興事而道行不能感人論

者紛紛而中廢清亦得罪去矣韶陽老人得道于黃龍祖心禪師被褐懐玉隱約山間二十餘年矣自言山野不解世事無出山為人意邑中賢士大夫及其耆宿商度曰欲興雲巖法席必得本邑道人若是則莫宜韶陽公於是逼致之韶陽公幡然受請入居方丈之東死心寮中居數月粥魚齋鼓隱隱硡硡闐者動心升堂入室肅肅雍雍觀者拱手韶陽公曰與十方人作粥飯緣則可矣非老人為道而來之意古人云我若一向舉揚宗

秉法堂前草深一丈吾恐雲巖門外荊棘生焉不得已衆竭力為我置藏經且於末法中作佛事衆亦不解老人語而謀為轉輪蓮華經藏庇以華屋大為經堂嚴以金碧有山者獻木有田者獻穀如此且閱三歲檀化為魔種種沮壞諂陽壁立不戰不祈諸魔所攝去魔即佛作大莊嚴遠近傾倒魔為檀自謝負墮鳴蠡伐鼓相我成功於是四方來觀者乃曰江東西經藏乃十數未有盛於雲巖者也而此經藏者發端於山谷不得不為之

記山谷曰物之成壞葢自有數要以有道者為所依然後崇成韶陽所以不得已而置藏經是中有正法眼句禪子自當於死心寮中求之凡此藏經主工者僧悟機如京師印經者僧希文韶陽老人者大長老悟新山谷道人者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黄庭堅

洪州分寧縣青龍山興化禪院記

幕阜山之東黄龍山之下曰青龍山背山而嚮溪有道場曰興化禪院相傳以為隋初有頭陀卜築此山得名

曰靈臺院至會昌而籍没大中再許度人有利相禪師實化草萊皆為金碧號澄心院嗣興者曰伏虎禪師歲遠失其名葢常以道行伏虎鄉民生敬其經行死奉其塔廟至今遺基巋然水旱猶請禱之此後子孫食其田宅而已至慶歷中賜名興化禪院於今七世無赫赫可紀紹聖丙子歲衆請漳州僧以弼住持弼常入黄龍心泐潭文之丈室自以為閫得力句於東林常總禪師不能補壞支傾偷過歲月鋭意興作必欲自我一新之尚

有東林之規模又得長沙僧志秀為之佐故七年而大
厦彌山凡所以尊崇經像安養聖賢包容作務館穀賔
客無不稱事高明顯融又栽杉十萬以閱盛衰益方事
之初民慎展者家有古墳櫧林相其材可大用而人以
為不可得已而櫧林之中夜聞鐘梵或以告謒試往喻
之慎氏四十餘院欣然同施人歆其祥于是傾材獻力
遂崇成耳惟積敝難振大緣難成非其時不興非其人
不能夫更六世而補破支壞粗合苟完可謂積敝矣空

山之間四旁去州縣遠徹故作新費以鉅萬可謂大緣矣櫧林鍾梵非所應有而驚動此其興之時也弼以淨行而主此緣秀又為之竭力凡一切作務病者不悔死者不怨皆曰今我盡心盡力必將惠我三昧其人又能也夫東林千歲之功發地除之不遺一像一室為屋千楹成壞無不如意然未及以道接十方也而化去今弼尚未老訖臻厥成尚行總公之道哉故為之記記其興廢而勸請之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禪院記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院者考之載籍不知其所本父老言曩猶有石刻云院基於晉永和二年而亡其名又言江南李昪初為徐温乞子時徐知訓不能容昪置酒伏劒士欲殺之行酒吏刁彦能知其故以手爪昪昪竊起走伏於此院北山澗古松下以免及昪有呉國名院曰永壽云其後僧紹熙焚巢毁像埽地幾盡天聖初知縣事太常博士董黄中逐紹熙以授僧自元而院中興景

祐大饗帝於明堂賜院名曰吉祥元之徒繼主事者曰可旻亦有道行俗緣以故其佛事崇成上北山斬竹開屋凡數十楹旻死其弟可云可暹敗隳寺居畧如緇時鐘魚不鳴像設風塵闕

事閲知縣事晉陵胡宗質開封李士高始以邑中士大夫耆老之願起宣州廣教禪院僧慶餘傳法住持蕪湖未嘗有十方院院又蕪廢不可措手人以為興之難而餘以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來就法席是日竹筍彌

山人人一作道俗以為瑞有屠者故凶恐于是昉欲解牛三夕不能奏刀已而牛見夢送我吉祥院屠以語市中人市中人則共買牛與吉祥至今以供麥磑方念作經藏而法教自鳴餘亦不知寒暑日乞于市上風號雪虐道無行人而夫須襏襫出作佛事故邑人動心焉其耆老亦有脩禪奉律信有是道者以是坐賈行商與田閒著姓破慳捨有日月至焉然餘貞貧士一錢而乞之而人有施四十萬者故歲行八周興舊起廢于今可以安方

來禮勤舊下逮冗從皆有舍區又為大轉輪經藏其費鉅萬方歲之不易居民薦菑於水火若不可為而餘之立志如山不可回奪餘之言曰蕪湖古大縣嘗為丹陽郡治所直中江之會舳艫相屬千里連檣輔我者衆則吾事當有濟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吾以是致吾世為之以能難成一作是故能成難成遂濟登茲黃庭堅曰此山萹為永壽院者幾百年為吉祥院者又五十年矣今乃蔚為禪居再閱廢興可為累歎物之成壞相尋湧虛而責實蓋

難爲功今餘之功緒且終是必將齋心服形退藏于密延四方之有道者爲之法供養豈使法鼓虛鳴反爲磴下斗所笑哉故爲之記其所從來使後有考焉餘蓋授法於太平州興國脩睦而其同學弟仲珪實左右之

南康軍都昌縣清隱禪院記

發豫章下流略鄱陽之封據彭蠡上游距落星灣輿行一舍舟行百里有大聚落是爲古之鄡陽今爲都昌縣治所山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

范寛得意圖畫盩南山之於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清明處也其東則謝康樂繙經臺其西則石壁精舍見於康樂之詩石壁之灣洄古木怪石又陶桓公之釣臺也野老巖之下盤折為隈隩其土泉甘而繁松竹曰清隱寺者唐泰陵皇帝所賜名也其後縣令陳杲用咸通赦書改築於南山之陽自爾餘百年閲廢興多矣守者非其人至無用芘風雨以食㷖寧甲寅令王師孟初得廬山僧建隆主之遂為南山清隱禪院乙卯丙辰而隆

卒長老惟湜自廬山來百事權輿頗力成就而僧太琦實為之股肱於今八年宮殿崇成凡所以安衆作佛事者靡不斬新松竹欣欣安樂雨露而無斧斤引高泉以致日用器械奇巧如人血脉周流於百體也陰房𧄼辟户牖通達昔者蟲蛇之寢廟虎豹之燕居無不畚築丹堊糞其寬衍以為園蔬老者有所休壯者有所游少欲而常足無聚禄而望人之腹余得意於山川以來隨食南北二十年矣未嘗不愛樂此中之美故嘉歎清隱之

心賞風月而同歸清隱曰吾與子同與不同付與五湖雲水惟是艱難以至燕樂强為我記之清隱出於福清林氏飽諸方學最後入浮山圓鑒決遠之室浮山臨濟之七世孫如雷如霆觀文可以知子矣

吉州隆慶禪院轉輪藏記

維物外禪師冲日有道行以江西楊氏順義中築室於廬陵郡之仁山其言傳故院不廢至于今為隆慶禪院熙寧乙卯禪師利儼自黃龍慧南道人所來樂仁山而

駐錫馬儼器宇重深才智能任事其初舉事緣占知人心告以刻華嚴經論板書經費鉅萬人勸其功期月而成儼曰黄龍知見之香可以普薰斯人矣於是安意莊嚴此山即以其書告衆人曰吾師云五十六億萬歲當有大丈夫來自善足天於龍華菩提木下三轉法輪度諸有緣人稱所有施法佛及僧是為將來聽法種子其會盟以二月十九日至元豐三年其日遠近皆會有異僧來吃飯忽不知所如道俗震動四年六月會者傾江

西湖南而僧伽浮圖岀光明相照此會人無不歸心故儼因此會供施轉化多人為轉輪經蔵木石金碧妙天下之材百工妙天下之手閱二歳而崇成機發於踵大車左旋人天聖凡東出西沒鬼工神械耀人心目其費無慮二千萬皆人自勸非機巧智力所能儼之言益如此豫章黄庭堅曰夫一缾一鉢行若飛鳥而宴坐十年荆棘草萊化為金碧歳無豐凶施者常滿門彼非有大才智鼓舞斯人安能若是因其落成為之記

懷安軍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直金堂縣南有山如城壁東西行者風雨以為保障是謂金堂山有一峯發於其麓自北而南出絶峯上極得地坦平表裏見其江山縣之爽塏處也縣南故有僧坊曰天王院天聖中賜名曰慶善為舍五百楹成於僧化之師文紀至化之乃度作千手眼大悲菩薩閣於峯頂規摹之初智者笑之愚者排之化之意益堅其求於人不避寒暑雨雪其受人施不計貧富多寡積十五年而

功乃成於是又即山南北而為宮與大悲閣高下相望為屋將百楹矣初其匠事未能半而壯麗宏敞動人心目於是笑之者皆助之謀排之者皆借之力已而檀施傾數州其用錢至一千萬然後聖相圓滿千手所持多象犀珠金間見增出無一臂不用不以人功歲計所能辦也觀者傾動或至懺悔涕泣於是化之自伐其功因余外兄張子安乞余文記之子安亦言化之醇樸不琱鐫盡心於佛事所作殊勝可紀也按千手眼大悲菩薩

者觀世音之化相也維觀世音應物現形或至於八萬四千手眼昔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已而果然今之作者皆祖惠之云金堂本廣漢郡之新都聚邑至唐咸亨中以金堂山而名其縣化之其縣人也子安通直郎知金堂縣事張君禔也大悲閣作元祐二年之九月將落成於新天子改元之其月

瀘州大雲寺滴乳泉記

瀘州大雲寺西偏崖石上有甘泉滴瀝一州泉味皆不及也今名曰滴乳泉然寺僧宗惠埋其上泉滴来不汲汲疑為死骨所觸余聞葬書死而葬泉源者其子孫皆當病水癉而死其毒數世不已惠若有子孫可忠告之遷以避數世之禍

吉州西峯院三秀亭記

廬陵比缺守輒以他吏攝承託宿傳舍吏胥視民為俎豆執鞭者衆羊失其牧歲歲仍饑饉夜有枹鼓不治聲

聞京師元豐六年春詔用壽春魏侯魏侯有家法以吏能名一世至則引見官吏問救弊所先下書教民諭以善語奬拔才能昭勸不勉戒敕宿負聽以功除按行州左右曹三獄累械至三百餘决其得情引慝釋其黠滐攀牽唯上請須報逺逮證左與繫輕而捕重者乃付有司其所裁遣葢去三分之二人氣以和下車之十二日芝草二本產於州院獄門之東其後得一本於郡齋便坐之室而最盛于西峯僧舍之秀野亭一月之間凡產

芝二十餘朵落權奇人物象成景後寺僧來獻黃芝異本同頴黃者慶色異本同頴者不爭之祥今郡侯樂士愛民天澤優渥五穀順成鈔盜其將衰息健訟之民且化為慈祥弟友魏侯亦將鴻漸於臺省以受福民之慶則靈芝之生不獨為吉瑞魏侯因即秀野亭以為三秀屬豫章黃庭堅記之魏侯名綸字君俞其歲之六月甲戌記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吉州東山慈恩寺治平皇帝賜名也寺有江南李氏保大中刻石曰龍興寺而高僧傳言仁壽舍利塔在發蒙寺寺三易名其歲月皆失攷識其傳曰隋文皇帝方隱約時有異人以舍利一函與之曰以此福蒼生因忽不見帝以示僧曇遷置堂中閱數日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于數量非世智所及此未可量有尼智遷數大言人以為狂而不信陰謂帝曰象教堙沉一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其後周失其牧隋文受命仁壽改元

廼詔分舍利三十置浮圖於天下髙爽地所至皆發祥下瑞三年又以所餘舍利五十有三分置五十三州皆選有道行僧調護至其州卜吉地為浮圖吉州發蒙寺其一也實以西京光明道場僧慧最將命發地八尺得豫章板古瓴甓中置銀甖舍利觀者皆震動唐天祐中雷雨大晦冥厥明視之浮圖左旋殆且盈尺故基宛然不相涵葢非人力所及靈瑞傳聞崇奉傾數州由天聖以來屢見光景志怪者或過其實而曲士持議以

為無時道彼恢詭譎怪流俗喜傳無以為有寡見淺聞又栽耳目之外謂之不然故曰夏蟲不信氷霜醯鷄斷無天地彼何足論大方之家故資攷實録遺主塔僧師惠以告來者師惠喜事有經論學樂以余言勒之金石

天鉢禪院準禪師舍利塔記

維東福勝故號天鉢有來鎡錤在同光之末令初堂堂大覺印可干戈日尋禪子宴坐真人開宋六合為家時維令準以弟繼初持臨濟家法鼓板鐘魚寂寥百年有

僧父子父翺其鄰子乞于市文慈重元海岱維清如雷
如霆十州震驚盲者得眠檀者傾施日飯三百猶不賜
覺海若冲提印了空雪山醍醐法示一味飲者不同冲
子智航葢士夫選諸根猛利透出魔罥昔在天鉢風雨
及牀瓶鉢三世冬溫夏涼有窣堵波畚築所開發函得
骨莫詔其誰稽首摩佛舍利涌出銜齒附骨如珠瑟瑟
廼考圖記準實藏此壽七十五同光之季累甓莊嚴鍾
唄威儀使見聞發心維航智悲林下家間得意自足萬

萊荆棘不純不縟因時成文證德訓俗如象遇雷如龜

藏六豉石作銘閱世陵谷

清隱院顯濟王廟記

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無上兩足尊初說脩姤路為海居種性開此甘露門故娑竭以無耳聞經無姤以非男成佛維順濟王承佛記莂有大福田為世津梁得自在力當時十處十會皆聽圓音今日三江五湖不忘外護所以作南山之檀越應清隱之爐香

以佛事作神通化血食為淨供雖然大陽門下法士徧周普光法堂當仁分坐不妨於法界海見作魚龍入觀音門能施無畏鐘魚板鼓釋迦苦口丁寧雷雨風濤順濟家常相助因行不妨掉臂南山飯在往來船非唯曲為今時亦與後人作古記

自然堂記

佛者惠言吾同郡人自豫章來客於湖隂將二十年其居故屋數間舊闢東軒於鄰室之蘺角黙黒漸洳不堪

人居蝸涎蛛網經緯几席有以改作告之者則應之曰未遑也間而徘徊其下徜徉乎旁久乃得之因其舊葢不易一瓦塞故向以為壁搴故壁以為明不加一木而堂成知言師而來者莫不粲然油然忘其歸予獨嘉其意近於自然為之名曰自然堂且為道其所以名曰動作寢休頹然於自得之埸其行也不以為人其止也不以畏人時損時益處順而不逆此吾所謂自然也彼體弱而健强名辱而羡榮汨汨然日有是心然且取混沌

之術而假脩之者自然尚能存乎雖然凡此者近之矣而未也若夫道之妙者則吾不能爲若言之而使若得之也亦不能爲吾言之矣言師善鼓琴丹青而不有其能讀經論多自得其意不事外飾如山野人可與言者也

山谷集卷十八